

奥德修斯与赫拉克勒斯的两个故事

——从两副弓箭的传承看英雄形象的塑造

刘 淳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关于弓箭的两个故事：其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卷二十一中对奥德修斯宝弓的描述及其背后的故事，其二是索福克里斯悲剧《菲罗克忒忒斯》中关于赫拉克勒斯传给菲罗克忒忒斯的一副弓箭的故事。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这两个人物，以不同的形象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故事中，这样的安排和英雄形象背后的深意，引人思考。本文通过分析人物形象背后的观念，试图展示两部作品中体现的关于特洛伊陷落的不同传统，以及从奥德修斯形象从荷马时代到公元前5世纪的变化。

关键词 弓箭 英雄形象 奥德修斯 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都是古希腊神话中响当当的人物，是出现于多部文学作品的英雄。在关于他们的故事里，两位大英雄不乏共同之处：他们都因命运的安排而四处漂泊，都曾攻陷特洛伊城，都曾生入地府又再回归人世，也都屡次得到女神雅典娜的眷顾。当然，命定的苦难、异乡的伟业、诸神的眷顾，这些是关于英雄的常见主题，这些相似的经历并不能产生出两位英雄之间的特别联系。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是分属不同年代的英雄，他们的行动轨迹，按说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奥德修斯是特洛伊战争一代的英雄，是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也是《伊利亚特》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还有阿基里斯、阿伽门农、阿贾克斯等英雄，他们攻打的是国王普里阿摩斯统治的特洛伊城。而赫拉克勒斯则比特洛伊英雄们早至少一代。《伊利亚特》卷五中，赫拉克勒斯之子特勒波勒摩斯把赫拉克勒

斯归为“上代之人”，他在普里阿摩斯之父拉俄墨冬做特洛伊国王的时候，就曾率部攻陷此城。^①奥德修斯向费埃克斯人的国王讲述自己经历时，也曾两次提及赫拉克勒斯，称之为“早先的人”、“早年死去的英雄”。^②

既然如此，一部作品如果安排这两位英雄出现在同一时空，就成了很有意思、值得分析的文本。《奥德赛》卷二十一中的一段文字和索福克里斯悲剧《菲罗克忒忒斯》，都安排两位英雄因一副弓箭的缘故，出现在同一段故事里。这两个有关弓箭的故事，其后又有什么深意呢？

—

《奥德赛》卷二十一开篇讲述弓箭比赛这天清早，珀涅罗珀亲自执钥上楼，取出珍藏多年的、奥德修斯出征时留在家中的弓箭。荷马不忘交代这副弓箭的来头：

那里存放着一把松弛的弯弓和箭壶，装着许多能给人带来悲哀的利箭，它们是拉克得蒙的欧律托斯之子、仪表如神明的伊菲托斯的友好赠礼。二人在墨塞涅地方机智的奥尔提洛科斯的家宅不期相遇。奥德修斯去那里索取债务，全地区的人都欠他的债。墨塞涅人从伊塔卡载走三百只绵羊，乘坐多桨的船只把牧人一起载运。奥德修斯长途跋涉前来作使者，他尚年轻，受父亲和其他老人们派遣。伊菲托斯前来为寻马，他一共丢失母马十二匹和许多能耐劳干活的健骡。它们竟然成了他惨遭死亡的原因，当他去到宙斯的勇敢的儿子那里，就是那完成了无数伟业的赫拉克勒斯，此人把寄居的客人杀死在自己的宅邸，狂妄地不怕神明惩罚，也不怕褻渎面前摆放的餐桌。他杀戮了伊菲托斯，把蹄子强健的马匹留在了自己家里。伊菲托斯寻马偶遇奥德修斯把弓赠，那弓原是伟大的欧律托斯经常携带，在高大的宫宅临终时把它遗传给儿子。奥德修斯赠他一柄利剑和一根坚矛，这成为牢固的友谊的开始。两人虽结交，却未及互相探访招待，宙斯的儿子在欧律托斯神样的儿子伊菲托斯馈赠那弓后已把他杀死。^③

在荷马史诗中，从叙述主线逸出一笔，详细交代某一器物、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埃里希·奥尔巴赫在其《奥德修斯的伤疤》一文中提出，这种做法是史诗风格的需要，凡所提到的事物，无一含糊不明，全部解释清楚。^④但此卷中的例子，仅仅是一个常规的交代和渲染的技法吗？在这一段文字中，荷马解释了弓箭的来历，追述了伊

菲托斯和奥德修斯的交情，但对伊菲托斯为什么被赫拉克勒斯所杀一节，多少有些语焉不详。伊菲托斯为什么到了赫拉克勒斯家里？赫拉克勒斯为什么对伊菲托斯动了杀机？提及此事的诗人，又是怎样的态度？此外，在讨论这段文字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段文字中的年代错乱问题。^⑤按照此处文字，伊菲托斯结识了奥德修斯，以弓箭相赠，又在同一次旅途中被赫拉克勒斯所杀。这样一来，这两位英雄居然成了同时代的人物，即使史诗交代了奥德修斯当时年少（卷二十一，21行），多少也有点说不通。为什么诗人会冒年代错乱之不韪，引入这样一段故事？以上这段文字中，在解释宝弓来历的同时，似乎也设下了更多的谜。

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诗人敷衍出一段弓的来历，以此抬高奥德修斯的地位。赫拉克勒斯杀伊菲托斯的事情，抛开细节不论，在其他记载中有旁证；但是，伊菲托斯赠弓给奥德修斯，根据现有的资料，似乎只是《奥德赛》一家之言。这样一来，这段文字颇有杜撰之嫌，它的存在只是为给奥德修斯和他的弓添点彩。^⑥伊菲托斯是欧律托斯的儿子，而后者在早一代英雄以箭术著称，奥德修斯就曾对费埃克斯人说过欧律托斯曾挑战阿波罗箭术的故事，并把欧律托斯与赫拉克勒斯并举为上一代射箭高手。^⑦伊菲托斯所赠的弓，正是欧律托斯使用过的那一把。高手后人的馈赠，似乎暗示了奥德修斯的一流箭术；而在随后到来的射箭比赛中，奥德修斯的确大展身手。一众求婚人甚至没有一个能拉开这把弓，而奥德修斯却稳稳张弓射箭，箭矢穿过12把斧柄，命中靶心，接着将满室敌手杀光。添上这段来历，奥德修斯的弓就成了上一代高手流传下来的“名器”。就像阿伽门农的权杖昭示着希腊主帅的高贵身份，阿基里斯的神盾显示着英雄独一无二的身世和地位，同样，奥德修斯手握这张“有来历”的弓，或许也能增添几分神武。

诗人杜撰这段时间错乱的故事,将两位英雄的时代差异模糊处理,从而将奥德修斯抬高到上古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位置,史诗的主人公可以身价倍增。不过,笔者看来,作为射箭高手遗物的弓固然给奥德修斯增色,但很难说把奥德修斯和赫拉克勒斯并列,是借上古英雄抬高史诗的主人公。毕竟,这段故事里还对赫拉克勒斯口出不逊(卷二十一,28行)。

也有学者从这段故事的内容和主题上进行讨论。赫拉克勒斯为何杀死伊菲托斯?仅就史诗的简短交代来看,赫拉克勒斯杀人似乎是为了图财(卷二十一,30行)。伊菲托斯在寻获马群的归途中遇到赫拉克勒斯,也许是作为客人借宿后者家中。赫拉克勒斯假意款待,伺机将其杀死,把马匹据为己有。这样一来,赫拉克勒斯便成了见财起意的贪鄙小人。不义且贪婪,这也是一众求婚者的品性;对赫拉克勒斯的批评,呼应着对一众求婚者的批判。但赫拉克勒斯与伊菲托斯之间的仇怨,似不止于此。赫拉克勒斯曾想迎娶伊奥勒,却被伊奥勒和伊菲托斯的父亲欧律托斯拒绝。随后,欧律托斯的牲畜被盗,伊菲托斯在寻牲群途中被赫拉克勒斯杀死。这些情节,在荷马之后的多个文本皆有描述,细节上略有出入。^⑧虽然《奥德赛》中赫拉克勒斯杀伊菲托斯的缘故,我们并无定论,但寥寥数语的交代,也提及了寻找牲群的相关情节。笔者认为,尽管诗人并没有过多提及这段因赫拉克勒斯求亲而结下的仇怨,这个故事的较早版本,或许已在《奥德赛》成诗的年代流传。荷马史诗一贯对事物来龙去脉仔细解释,这段插叙却似乎突兀而简洁,也许是因为诗人和听众都对这一传统非常熟悉,所以诗人不必特别赘述。

如果赫拉克勒斯求婚不成、计杀伊菲托斯的故事在《奥德赛》成诗的年代已有流传,那么卷二十一卷首的这段文字,就有了更深的意味。一笔带过的赫拉克勒斯杀伊菲托斯的故事,与即将发生的奥德修斯杀死众求婚者的故

事,也就有了多重的相似之处,而奥德修斯的作为,无论从结果还是从正义性上,皆胜赫拉克勒斯一筹。首先,不管是赫拉克勒斯的求婚,还是奥德修斯通过弓箭比赛重获威权,“夺取新娘”都是重要的主题。赫拉克勒斯正面求娶伊奥勒不成,后来才攻陷奥卡利亚并夺得伊奥勒,但这一举动引来了妻子得阿涅拉的妒火,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参见索福克里斯《特拉基斯少女》)。回到伊萨卡的奥德修斯则战胜了众多的求婚者,重新赢得了佩妮洛佩和他的王国。其次,赫拉克勒斯在餐桌上杀死伊菲托斯,奥德修斯在自己家中杀死求婚者,都是主人杀客的故事。在古希腊传统中,宾客权利(xenia, guest friendship)是神圣的,尤其受到众神之王宙斯的保护。赫拉克勒斯杀死伊菲托斯,还把他们的马群据为己有,违背了待客之道,后来也受到了神的惩罚。^⑨相比之下,奥德修斯杀死求婚人却是正当的举动。求婚人越过了宾主关系的界限在先,他们在奥德修斯家中整日宴饮,消耗他的财物,并谋划杀死其子忒勒马科斯;而诸神也对奥德修斯杀死求婚人的行为持默许或支持的态度。最后,赫拉克勒斯在饭桌上杀死伊菲托斯,表明他对伊菲托斯先行应承款待,并非直接动粗;而奥德修斯杀死求婚者的之前,更是同儿子进行了周密的谋划:两者的行动都涉及了计谋。这样一来,短短数行的插叙,便成为即将到来的计杀求婚者故事的预兆。奥德修斯这张即将发挥重大作用的弓,甫一出现,就带来了丰富的信息;在联想起赫拉克勒斯的杀戮之时,聆听者对即将到来的奥德修斯计杀求婚者,重新赢得伊萨卡和佩妮洛佩的故事,也许会多了一份期待。

第二种解释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对史诗“表面故事”的理解,但夺取新娘、设计杀人,这样的主题并非只发生在赫拉克勒斯身上。《奥德赛》中也提到另一个“夺取新娘”主题下的故事,即阿伽门农的返乡。凯旋归家

的阿伽门农，被妻子和她的情人设计杀死：他是这一主题下的失败者。这样看来，卷二十一提到赫拉克勒斯杀客一事，恐怕还有其他的必要性。

在笔者看来，诗人提到赫拉克勒斯时的态度，很值得讨论。早有学者注意到，在两部荷马史诗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不是特别的好。^①贬低其他英雄，可能是出于一部史诗颂扬自己主人公的需要。美国学者格里高利·纳吉认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②而理查德·马丁曾提出，以阿基里斯为主人公的史诗《伊利亚特》，很可能在与一部更早的、关于赫拉克勒斯的史诗竞争。^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努力凸显奥德修斯形象的诗人，心中可能不止一个“假想敌”。在《奥德赛》卷二十一的故事里，奥德修斯作为伊菲托斯弓箭的继承人，自然被放在了杀死伊菲托斯的赫拉克勒斯的对立面。奥德修斯成为诗人口中的宠儿，诗人的喜好明显的倾向于奥德修斯，不仅在文中毫不客气的斥责赫拉克勒斯，也在类似主题的两个故事中，不动声色的让两个英雄做了较量。作为意在褒扬奥德修斯，渲染他的英雄事迹的史诗，《奥德赛》即使在这一段不起眼的文字中，也有着精巧的安排，很好地服务于史诗的主旨。荷马歌中的奥德修斯，成了一位与众不同却毫无疑问的英雄。

二

《奥德赛》中，诗人通过一张弓的来历，让赫拉克勒斯与奥德修斯间接地打了交道。如果说在这里对两位英雄行为的评判和对比，还是隐晦而微妙的，那么在几个世纪后的另一部作品里，另一副弓箭带来的另一场交锋，则被刻画得立场分明、褒贬突出。让我们分析一下于公元前409年演出的索福克里斯悲剧《菲罗克忒忒斯》。

菲罗克忒忒斯是位神箭手。在希腊联军对

特洛伊远征途中，菲罗克忒忒斯为蛇所伤，足上的伤口发出恶臭，被大军抛弃在利姆诺斯岛。到了特洛伊战争的第十年，希腊联军为攻下特洛伊城，派奥德修斯和新近加入战争的阿基里斯之子尼奥普托列墨斯，一同到利姆诺斯岛接回菲罗克忒忒斯。索福克里斯的悲剧，正是从二人到达岛上开始。

与《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弓相比，《菲》剧中的这张弓名气更大。这副武器之所以出名，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前主人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在赫拉克勒斯之后的特洛伊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失传的史诗《小伊利亚特》的说法，特洛伊战争进行九年的时候，希腊人俘获了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勒诺斯，他预言：若要特洛伊城陷，必得有赫拉克勒斯传给菲罗克忒忒斯的弓箭。《菲》剧对这一预言加以渲染，两次交代其内容。^④围绕这副能够攻陷特洛伊城的弓箭，《菲》剧刻画了数个不同时代的英雄——菲罗克忒忒斯、奥德修斯、阿基里斯之子尼奥普托列墨斯和死后成神的赫拉克勒斯一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如果说奥德修斯的弓只是在《奥德赛》最末几卷中大显身手，《菲》剧中的弓箭则是贯穿始终的重要道具，几乎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故事的主人公菲罗克忒忒斯第一次正式自我介绍，就首先提到了弓箭：

啊，孩子，阿基里斯的儿子，
你或许听说过赫拉克勒斯武器的持有者，
你面前的我就是那个人，
波阿斯的儿子，菲罗克忒忒斯。

(261-264行)^⑤

对弓箭主人这一身份的描述，被特意放在家族谱系的前面，不仅展现出主人公对这张弓的重视，也或可推知诗人在这件武器上寄寓的深意。《奥德赛》的弓是宾主之谊的信物，是身份相当的主客善意的表达。但这种关系虽友

善却也有些随意: 奥德修斯只是偶遇伊菲托斯而获弓; 弓的赠予只承载了友谊, 并无更深的意义。而在《菲》剧中, 弓箭的传承并非这样的偶然和随意。菲罗克忒忒斯几次陈述了这张弓的渊源:

我当初也是觉得应当遵从宙斯之子的这一要求
作为回报, 我得到了你手里的这副弓箭。
(801-803行)

在赫拉克勒斯痛苦万分的时候, 菲罗克忒忒斯帮他点燃了带来解脱的火堆。因为这一善举, 赫拉克勒斯把弓箭传给了他。而在菲罗克忒忒斯自己伤痛发作、不得不将弓交付尼奥普托列墨斯看守时, 他也特别强调, 交托这张弓是因为少年的善行(arête), 就如自己当年得到它是因为做了一桩好事(669-670行)。这样一来, 做这副弓箭的主人, 乃至仅仅持握这套武器, 都需要某种资格——不仅仅是一般的好意, 更要有与众不同的品格和善行。

菲罗克忒忒斯不仅把弓箭看作是美德和善行的象征物, 还把它置于谎言和欺诈的对立面。在初次见到尼奥普托列墨斯时, 菲罗克忒忒斯一一询问了当年参战者的现状, 哀叹恶人长生而好人逝去(448-450行)。而在菲罗克忒忒斯眼里, 狡猾、功利甚至市侩作风的代表当属奥德修斯:

我深知那人会尝试把他的舌头
用在任何邪恶的言辞和无耻的行为,
只要这能让他达到那全不正当的目的。
(407-409行)

剧中的奥德修斯也承认, 自己“唯一关心的永远是胜利”(1052行); 他可以为此做任何事, 哪怕是说谎; 只要能达到目的, 更没有必要为谎言而羞愧(108-111行)。奥德修

100

斯试图说服年轻的尼奥普托列墨斯时, 确实巧舌如簧: 他安慰少年说, 他只须今日做一次可耻的勾当, 便可永享胜利的甘美(83-85行)。这样的劝说, 对于尼奥普托列墨斯这样涉世未深的少年, 确有无比的吸引力, 而奥德修斯的言辞, 颇令人想起诱惑浮士德出卖灵魂的魔鬼墨菲斯特菲利普斯。¹⁵

与这一形象对立的, 是以菲罗克忒忒斯为代表的另一群人物。如前所述, 代表了美德的弓的传承和传递, 连接起赫拉克勒斯、菲罗克忒忒斯和尼奥普托列墨斯三代英雄。菲罗克忒忒斯和尼奥普托列墨斯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看重真实, 憎恨谎言, 相信行动之美大于言语之利。菲罗克忒忒斯不喜欢如奥德修斯和忒耳西忒斯那样“能说会道的人物”(440行)。而尼奥普托列墨斯也与目的至上的奥德修斯不同, 更在意手段的正当性, 而不会首先考虑目的。他后悔自己配合奥德修斯骗取了菲罗克忒忒斯的弓, 认为这是卑鄙的欺骗(1228行); 因为获取的手段不正当(1234行), 他最终决定将弓归还。在全剧开始, 就如何取得赫拉克勒斯的弓, 尼奥普托列墨斯与奥德修斯发生了不小的分歧, 毫不掩饰自己对计谋的反感:

我生性不爱使用卑鄙的计谋
我是如此, 听人们说, 生我的父亲也是这个性子。
我乐意凭力气带走这人, 而不是靠诡诈。
(88-91行)

尼奥普托列墨斯不仅强调自己天性不爱阴谋, 还摆出自己已故的父亲阿基里斯来说明立场: 子如其父, 相比计谋, 他们更愿意明刀明枪的痛快行事。这样一来, 已经战死、并未出场的阿基里斯, 也被归入了这个“阵营”, 这三代四位英雄, 共同代表了和奥德修斯这一形象相反的品质与诉求。

在剧中, 作为长者的奥德修斯和菲罗克忒忒

斯，都把年轻一代的尼奥普托列墨斯称为“孩子”，都试图说服尼奥普托列墨斯，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从没见过父亲的尼奥普托列墨斯，在加入特洛伊战争后的第一次重要使命中，也在寻找一个父辈的形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剧中对弓箭的争夺，其实也是对尼奥普托列墨斯影响力的较量。^⑩在全剧开场时，奥德修斯以希腊军队的使命和胜利的希望，勉强说服尼奥普托列墨斯使用计谋。而尼奥普托列墨斯在与菲罗克忒忒斯的接触中，惺惺相惜，不惜放弃自己的使命，站在菲罗克忒忒斯一边。到全剧结束时，菲罗克忒忒斯已经完全赢得了尼奥普托列墨斯的理解和认同。尼奥普托列墨斯复述赫勒诺斯预言时说：

靠这副弓箭和我的襄助
你必将攻克这座城池。(1334 - 1335 行)

尼奥普托列墨斯强调，破城既需要这副弓箭，也需要他这个人；破城的必要条件，是菲罗克忒忒斯与尼奥普托列墨斯二人的精诚合作。而最终促成这一合作的，不是奥德修斯的计谋，而是已成神的赫拉克勒斯。而这副弓箭一由赫拉克勒斯传给菲罗克忒忒斯，又被菲罗克忒忒斯小心交给尼奥普托列墨斯保管，最后又由尼奥普托列墨斯顶住压力、真诚送还给菲罗克忒忒斯——不仅仅是一个攻城杀人的利器，也成为二人友情和合作的象征。正是这种真诚的、反对谎言的人之间的联盟，将要攻克特洛伊城并赢得不朽的声名。

有趣的是，被索福克里斯刻意凸显的对立双方，并不见于菲罗克忒忒斯回归特洛伊战场的传统叙述。在《小伊利亚特》中，将菲罗克忒忒斯带回特洛伊战场的是狄俄墨得斯，奥德修斯和尼奥普托列墨斯并没有参与这一使命。^⑪而在更早上演（431 BC）的欧里比得斯的《菲罗克忒忒斯》一剧中，也没有尼奥普托列墨斯这个角色。而在索福克里斯的《菲》

剧中，受命去接回这位射手的，则被安排为奥德修斯和阿基里斯的儿子尼奥普托列墨斯。索福克里斯对这一传统的创新，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三

在笔者看来，索福克里斯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相同或者类似的两批人物，再进行一次较量。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史诗之中人物的较量。纳吉在其作品中谈到，阿基里斯和奥德修斯分别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人公，也各自是这两部史诗中希腊英雄中的“佼佼者”。而使他们成为佼佼者的原因却大相径庭：阿基里斯以勇力（biè）著称，而奥德修斯以机谋（mêtis）闻名。《奥德赛》卷八中，费埃克斯人的歌者得摩多科斯的第一支歌里提到了“奥德修斯和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争吵”（74行）。纳吉认为，所谓两位英雄的争吵，其实就是勇力和机谋哪一个占上风的争论，这一表述微妙地展现了两位英雄所代表的品质的角力——是勇力还是机谋攻下了特洛伊？^⑫

在史诗传统中，这一争论的主题表现为“是什么攻下了特洛伊城”。在荷马史诗中，最终攻陷特洛伊的，并不是阿基里斯的勇武无双，而是木马计。虽然史诗并未明确指出奥德修斯是木马计的谋划者，但在《奥德赛》提到的木马计的实施中，他无疑是这一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奥德赛》卷八，493 - 495行，500 - 520行）。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描述中两次提到了雅典娜的帮助：厄珀俄斯在女神的帮助下建造了木马（493行），而后奥德修斯等人在女神的帮助下攻下了城池（520行）。《伊利亚特》似乎也暗示了计谋夺取特洛伊的说法。在卷十五中，宙斯提到希腊人将通过“雅典娜的意愿”夺取特洛伊城（70 - 71行）。虽然诗行并未明确到底什么是“雅典娜的意愿”，但智慧女神对奥德修斯的钟爱是公认的事实（《伊利亚特》卷十，245行）。这

里对雅典娜意志的提及,更多暗示了机谋夺取特洛伊的可能性。

这一传统在索福克里斯的《菲罗克忒忒斯》中被不动声色地做了改变。如前文所述,索福克里斯在剧中令奥德修斯和阿基里斯的儿子尼奥普托列墨斯同去迎回被放逐的射手,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安排。尼奥普托列墨斯的身份和言辞,时刻提醒着观众另一位未曾出场的英雄——擅用勇力、但生性不喜计谋的阿基里斯,也令人想起荷马史诗中智谋和勇力的较量。在《菲》剧中,厌恶权谋的菲罗克忒忒斯,填补了少年父亲的空缺位置,从而代替已逝的阿基里斯,成为勇力的支持和力行者,同奥德修斯展开了新的较量。在这场新的较量中,菲罗克忒忒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赢家,不仅因为他的箭术令奥德修斯望而生畏^①,也不仅因为他最终赢得了尼奥普托列墨斯的认同和友爱,更因为他手中的弓,将与尼奥普托列墨斯共同攻克了特洛伊城。《菲》剧对木马计避而不谈,却反复强调赫勒诺斯关于破城的预言,从而颠覆了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城破的传统。

索福克里斯同样避而不谈的,是荷马史诗中用以形容奥德修斯的 *mêtis*。被译作“智谋”的 *mêtis*,其实包含了一套复杂而统一的思维过程,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洞察力、先见之明、欺骗、深谋远虑、机警、技巧、经验等等。*mêtis*是一种实用的能力,令人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中,审时度势,做出判断,并运用自己所有的资源达到目的。^②这样看来,*mêtis*作为一种能力,可以用来办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但它本身并不涉及道德判断。在荷马史诗中,*mêtis*俨然成为奥德修斯的标签,也是他个性的最好表现。然而,在《菲罗克忒忒斯》一剧中,用来形容奥德修斯的则是另一组词汇。与荷马史诗不同,《菲》剧强调奥德修斯只是巧舌如簧,并不实干;并一再把奥德修斯的言语之利与行动相对立(96-99行;1306-1307行)。用以形容他智巧的词汇并不

是 *mêtis*,而是 *dolos* 和 *sophos* 及相关派生词。这些词,常常是用来形容公元前5世纪盛行的诡辩术以及推行此法的诡辩术师。这些诡辩术师教人掌握和使用辩术,以此谋生,并不关注辩术使用中的正义和善恶。《菲罗克忒忒斯》中只考虑目的、不计手段的奥德修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诡辩术师的形象。《菲》剧反复强调,聪明(*sophos*)并不一定正义(119行),而计谋(*dolos*)则几与谎言相同(100-101行)。剧中不同形象人物的冲突,展示了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对诡辩术师的态度,对真实、正义等抽象概念的关注(如1244-1246行),以及对道德标准更严格的要求。

荷马之后的作品中,对奥德修斯的形象贬抑渐多,褒扬渐少;虽然也有少数作者为其辩护,更多的作品批评或讽刺了他的多变和狡诈。^③从《奥德赛》到《菲罗克忒忒斯》,奥德修斯作为关于弓的两个故事的主角,其形象和作为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代风潮的影响,也是诗人筹措材料、刻画营造的结果。

注释:

- ① 参见《伊利亚特》卷五,638-642行。中文译自 Homer, *The Odysse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 A. T. Murr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文中中文翻译若非额外注明,均为作者所译。
- ② 参见《奥德赛》卷八,223行;卷十一,629行。
- ③ 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388-389页。中译本为卷二十一,11-38行,对应希腊原文卷二十一,11-33行。
- ④ 奥尔巴赫原文为“the need of the Homeric style to leave nothing which it mentions half in darkness and unexternalized”,出自 Erich Auerbach, *Mime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8), p. 5.
- ⑤ Clay, *Wrath of Athen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3), p. 91; Katherine Crissy, “Herakles, Odysseus and the Bow: Odyssey 21. 11-41”,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93, No. 1 (Oct. - Nov., 1997, 41-53), p. 41; G. K. Galinsky, *The Heracles Theme: The Adaptation of the Hero in Literature from Home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 Blackwell, 1972), p. 12.
- ⑥ 参见 F. Prinze, "Herakles", in *RE Suppl.* 14 (1974), 190 页, 转引自 Crissy 文, 48 页。
- ⑦ 《奥德赛》卷八, 226 行以下。
- ⑧ 关于这个故事不同的描述, 参见 *Odyssey* 8. 223 - 228; Sophocles, *Trachiniae*, 260 - 273, 307 - 328, 419 - 489; Plutarch, *Theseus*, 6. 5; Apollodorus, 2. 6. 1 - 2; 2. 7. 7; Diodorus Siculus, 4. 31. 1 - 3。
- ⑨ 参见 Sophocles *Trachiniae*, 270 - 280 页; Plutarch, *Theseus*, 6. 5; Apollodorus, 2. 6. 2 - 3 页; Diodorus Siculus, 4. 31. 4 - 6 页。
- ⑩ 参见 Vayos Liapis, "Intertextuality as Irony: Heracles in Epic and in Sophocles", *Greece and Rome*, Vol. 53, No. 1. 2006, 48 - 59 页。关于荷马史诗中对赫拉克勒斯的较为负面描述和评论, 参见《伊利亚特》卷五, 381 - 404 行, 卷十八, 115 - 119 行 《奥德赛》卷十一, 601 - 610 行。
- ⑪⑬ Gregory Nagy,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Concepts of the Hero in Archaic Greek Poet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ssim.
- ⑫ Richard Martin, *Language of Heroes: Speech and Performance In The Iliad*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8 - 230.
- ⑬ 参见《菲罗克忒忒斯》, 604 - 613 行, 1337 - 1342 行。
- ⑭ 译自 Sophocles, *The Philoctetes of Sophocle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ir Richard Jeb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 ⑮ W. B. Stanford 则用撒旦来形容这里的奥德修斯: "Satanically demoralizing" (108)。
- ⑯ Mary Whitby, "Telemachus Transformed? The Origins of Neoptolemus in Sophocles' *Philoctetes*", *Greece and Rome*, Second Series, Vol. 43, No. 1 (April 1996, 31 - 42), p. 39.
- ⑰ Malcolm Davies, *The Epic Cycle* (Bristol, 1989), p. 65ff.
- ⑱ 奥德修斯说在希腊人中间, 唯有菲洛克忒忒斯的箭术超过自己。参见《奥德赛》卷八, 219 - 220 行。
- ⑲ 参见法国学者马塞尔·德蒂安 (Marcel Detienne) 和让·皮埃尔·韦尔南 (Jean-Pierre Vernant) 讨论 *mêtis* 的专著: Detienne and J-P Vernant, *Cunning Intelligence in Greek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Janet Lloy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3 页。
- ⑳ 参见 W. B. Stanford 在其专著 *The Ulysses Theme: A Study in the Adaptability of a Traditional Her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中的论述。

Odysseus and Heracles: Representations of Heroes in Two Stories Concerning Bows

LIU Chun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wo stories concerning bows: the story about Odysseus' bow in Book 21 of the *Odyssey*, and Sophocles' *Philoctetes*, in which the bow of Philoctetes given by Heracles features predominantly. The characters of Odysseus and Heracles appear in both stor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th heroes, 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such episodes. By analyzing the values behind these representations,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two stories demonstrate different traditions about the fall of Troy and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gure of Odysseus from Homeric times to fifth-century Athens.

Key words: bow, representation of heroes, Odysseus, Heracles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 何卫